

# 好班長

苗培時 著



大衆書店 印行

好班長

·短篇小說集·

苗培時著

·大衆書局印行

• 小說集 •

好 班 長

---

書號 (津) 342

---

36K. 110P.

---

(在天津印製 • 新書)

大眾書店 印 行

---

北 京 店：西 四 牌 樓

---

天 津 店：羅 新 福 路

---

上 海 店：金 陵 東 路

---

有版權 • 不准翻印

---

初版：一九五一年一月

---

(0001—5000)

目 錄

好班長

王賢傳

# 好班長

## 第一章

在二連裏，從上到下，無論是誰，只要一提到班長李春堂，都會將大拇指往外一伸說：『我們的班長李春堂嘛，那可是咱連上天字第一號的好同志。』大家都衆口一辭的承認：李春堂和同志們的關係好，無論是誰，有了困難，求到他的面前，他沒有不給你幫忙的。首先李春堂會點手藝，有時同志們的槍，壞了一點點，或是出了毛病，發生了障故，只要向李春堂一說：『李班長！我的這桿槍不受使喚了，請您幫忙給我收拾一下吧。』那李春堂總是連連的把頭點着，慢條斯理地說：『行，行，行，一袋烟的工夫，就給你弄好。』說也奇怪，凡是經李春堂修理過的槍，都特別好使喚。當修理槍的同志，到他那裏取槍的時候，他就會很嚴正的告訴你：『同志！你這槍我看了一下，沒有旁的毛病，只是你太不關心它了。槍和人一樣，你要是一星期不擦它，不給它上點油，那就像人一星期不吃飯，你想，人要是七天不吃飯，行嗎？當然不行，那會餓死

的。槍要是七天不檢查檢查，也當然會鏽着哩！還有，你平常日子，不好好地照顧槍，倒還沒有什麼要緊，到了戰場上，槍要是不聽你的話，那就是個事情咧。」李春堂把話說到這裏，總是用眼睛向你一看，臉上微微一笑，再接着說：「同志！我說的話太叨嘮了，你聽着有些不順耳嗎？可是我說的都是真話，你想想對呀不對？」

起初，有的同志們，聽李春堂那種不慌不忙的說話，那樣一點高低都沒有的口調，實在有點不耐煩，覺着他也許有點自高自大的毛病。有次他班上有個同志病倒了，渾身燒的滾熱，躺在炕上，已經人事不醒。指導員慌慌張張地跑來，急的直躁腳，向李春堂喊着：「春堂！快去到營部把醫助找來。」李春堂還是像往常一樣，慢吞吞地向指導員說：「對！我就去。」別看他說話和平時一樣，可是他的臉上却急的汗珠直冒，一出門開腿就跑，到營部來回六里路，不到半個鐘頭，他就氣喘吁吁地將醫助請來了。從此同志們都曉得了：李春堂慢慢說話的調調兒，並不是自高自大，而是自幼養成的一種習慣。

## 二

李春堂是河南林縣人，自幼兒爹爹就死掉了，據他自己說，他爹爹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，他一點也不知道。只是後來聽他母親告他說：「孩——你爹死的時候，你還不到一生日哪。那時正

是十月臘月天，外面颳着大風，下着雞毛大雪，你爹爹從外面走進來，哼了一聲，就一頭扎到炕裏面去了。我問他：「怎麼啊？他不哼。」後來我問了他兩三回，他才說了一句：「這日子不能過呀！」就在那年的二十八，離過年還有兩天，你爹爹什麼話也沒再說，就扔下我們死去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你爹爹是怎死的：原來我們短東頭大門村長家，三十塊印子錢，到了年下，人家逼得緊，你爹爹無法還人家，一口急氣，就將他閉堵死了。你爹爹死了，財主家還是沒容咱們緩口氣，在大三十的晚上，將咱家四畝好黃土地，硬奪去頂了飢荒。」母親說到這裏，就要鼻涕一把、眼淚一把的哭起來。

李春堂長大了。就和他哥哥兄弟兩個，夏天農忙時一起種地，冬天農閒時，一起打鐵。種地是種財主家的地，遇見好雨水的年頭，還湊合着賺個石兒八斗的，若遇個旱澇年頭，地裏打的糧食，交租子也不够。打鐵賺些錢，又得年年還人家的利息，無論如何總還不清乾。

挨餓受凍的日子，李春堂整整地過了二十四年。

### 三

一九四五年秋天，日本鬼子投了降，解放軍到了林縣，林縣的世道改變了。窮人們翻翻身，李春堂鬧的頂有勁。鬧翻身的結果：李春堂家的四畝好黃土地，又回到李春堂家裏來了。欠財主

家的印子錢，一消價，反而退還他四石糧食。從這時起，李春堂的心裏，就一清二楚的知道解放軍是保護窮人的隊伍，他熱愛起解放軍。

就在那年冬天，討子裏動員新戰士，李春堂一聽到這消息，心就決了。他想：「解放軍來了，我李春堂才翻了身。看看現在，有吃有穿，想想過去『挨餓受凍』，解放軍真是窮人的大恩人，我要參加解放軍去報報這個恩。」

李春堂下決心參加解放軍，於是就和他母親商量：

「娘！我要參加解放軍去！」

他娘一聽他說要參加解放軍，起初還有點想不開，遂攔着他說：

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好不容易盼到今天，家裏像個日子了，你還不在家裏好好地住幾天，怎麼又想遠走高飛，你的罪還沒有受够嗎？」

李春堂勸他娘說：「娘！您說的對呀，咱的好日子是誰給咱們的呀？沒有解放軍，就沒咱的好日子呀！俗語說：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將恩報恩，參加解放軍就是去報恩。」

他娘聽了李春堂的參軍道理，知道勸也勸不住，於是把話又說回來：

「你參軍，爲娘的倒也不攔你，你再好好想想，那種南轅北轍的打仗，你過的慣嗎？」



李春堂說：「過不慣，時候長了就好了。」

他娘說：「你走了，家裏怎麼辦呀？」

李春堂說：「家裏有我哥哥呀，不怕。」

#### 四

李春堂跑到村公所，找到村長就說：

「村長！我自願去參軍，給我上個名！」

村長帶着疑惑的眼光，將李春堂上下看了一下，說：「你的話可是真的？」

那時候林縣才解放不久，地方上的工作基礎還不深，動員參軍，是比較困難的事情。李春堂不等人家去動員，就自己跑來找村長上名，這種情形是很不平常的。

李春堂很肯定的說：「這還能說玩笑話！」

在村裏歡送新戰士的大會上，李春堂發下誓言說：「我參軍是自願的，到前線保證不開小差。幹革命，要幹到底！沒有解放軍，我一輩子也不會翻起來呀。」

到部隊後，李春堂進步很快，沒有多久，就參加了共產黨。

#### 五

抗戰勝利後，帝國賊蔣介石，和美國主子勾搭起來，將中國賣了個一乾二淨。還發來百萬匪軍，進攻解放區。

愛國自衛戰爭，首先在平漢線上打起來，隊伍從山裏邊，往平原地開，路過林縣時，宿營的地方，離李春堂的村莊上，只有三里路。

李春堂的哥哥，知道春堂那部份隊伍過來了，想到離家這麼近，春堂一定會回來的。於是從街上割了一斤肉，讓春堂嫂嫂包了一些扁食，等着春堂回來吃。那知道從早等到晚，也沒有看見春堂的影子，他哥哥納悶起來，心裏說：「莫非這部份沒有春堂嗎？」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哥哥拿了一雙新做的鞋，跑到大路邊邊上，去看過路的隊伍，倒看看有李春堂沒有？他想：要是碰上了春堂，那就無論如何，也要把他拉回家來，住上個兩三天親熱親熱，如果碰不上他，遇見熟人，就將這雙新鞋給他搶去。

大隊過來了，李春堂的哥哥，迎着頭問：

「同志！你們這部份是八旅嗎？」

戰士們抬頭看了看他，反問他說：

「老鄉！你作什麼？」

李春堂的哥哥說：「我弟弟也是咱們解放軍，問問是不是他那部份，我想看看他。」

戰士們說：「噢！我們就是八旅。」

在大隊的後邊，李春堂的哥哥終於把李春堂找到了。他緊走了幾步，撲到李春堂跟前，一把抓著李春堂的手，喊了一句「春堂」，二話沒說，就將李春堂從大隊裏拉出來了。李春堂一看是他的哥哥，又驚又喜，半天也沒有說出話來。走在後邊的指導員，看見有個老鄉把李春堂拉出大隊，就來到他們跟前，向李春堂問：「這老鄉是誰呀？」李春堂趕忙站起來，告訴哥哥說：「哥哥！這是我們連上的指導員。」回頭又告訴指導員說：「他是我的哥哥。」

李春堂的哥哥，連忙向指導員請求：

「請求指導員，離家這樣近，讓春堂回家看看吧！」

指導員問：「這裏離你家多遠？」

李春堂哥哥答：「說三里地可沒有三里，就是右邊那個村莊。」他用手一指：「你看！那有三里？」

指導員遂向李春堂說：「春堂同志，你就回家看看吧，反正隊伍還要在前邊休息兩天，你敢快趕上就是了。」

李春堂「噢」了一聲，又坐到地上。他哥哥催他快點走，說家裏從昨天就包好了備食等着他。他說：「哥哥，你讓我好好地想想。」

隊伍都走過了，李春堂還是不跟着他哥哥回去。他很爲難的說：

「哥哥！你還是自己回去吧。我想了想，我還是趕快退隊伍的好。」

他哥哥說：「你真是怪咧！難道你出了門，就將家忘了嗎？」

李春堂說：「我怎會將家忘咧！我時時刻刻想着你，現在見了你，也就和回到家裏一樣啦。再說，我們這回往下開是爲了保護咱窮人的翻身果實，去打賣國賊蔣介石啊。多磨把賣國賊打完了，再回家不好嗎！」

李春堂的哥哥，死說活說地要讓李春堂回去，李春堂却死說活說地說這時離開部隊不好。兄弟兩個在大路上磨道了三四個鐘點，還是李春堂把他的哥哥說服了。

他哥哥把一雙新鞋子塞在李春堂的手裏說：

「這是你姨嫂給你做的，帶到隊伍上去穿吧！」

## 第二章

平漢戰役後，上級提升李春堂做了機槍班的班長。給他班裏補充了三個解放兵。其中有一個解放兵叫王正。

王正是福建人，長的個子高大，身子壯實，說話聲音宏亮，性情坦直固執。他在被解放以前，就當了七年的中央軍；在那裏他是個特等的機槍射手。被解放後，滿肚子的不服氣。他說：「這次打仗，做了解放軍的俘虜，怨老子倒楣吧！」

### 二

解放兵一到班裏，班長就向老戰士動員了：

「……現在咱班裏又來了三個新同志，俗語說：新來的人，摸不着門。我們都是老人了，就要從各方面照顧他們，首先要從生活上照顧他們，幫助他們解決困難。」

經班長這樣一說，大家就發揚起革命友愛來了。於是你捐出一雙鞋子，我捐出一雙襪子，大家都把平時節省下的一點東西拿出來了，捐的最多的，是老戰士沈愛英和鄭從發，沈愛英捐了一

件襯衣，還有三百塊錢，鄉從發捐了兩雙鞋和兩雙襪子。

班長將大家捐出的東西，平均分配給三個新來的同志，那兩個同志都是歡天喜地的將東西拿去了。惟有王正，將擺在他面前的東西，用眼睛輕輕地瞟了一下，向班長說：

『我不要！』

班長說：『王同志，你先將這點東西拿去用吧！很快的上級就會給你們補充的。』

王正不哼一聲。

班長繼續說：『你爲什麼不要？你看，你身上穿的襯衣不是破了嗎？你先把這件襯衣穿上，好不好嗎？』

王正小聲地在嗓子裏咕囁道：

『哼！老子見過這些。』

班長沒有聽清楚，看見王正的面色不痛快，趕忙向他說：『同志，你說什麼？』

王正帶理不理的回答：

『我沒說什麼！』

『那麼，你將這衣服、鞋襪就拿去吧！』班長一邊說着，一邊將東西送到王正的手裏：『以

後咱們大家都是同志了，你才來到這邊，不習慣，有困難就和

『這東西是誰的，還給誰吧！』王正把東西又送回原處：『我謝謝！』他把嘴稍微一撇，用鼻子輕輕的哼了一聲，就轉過臉去，倒在炕上去睡了覺。

王正合上眼睛心裏想：『老子當了七八年兵，什麼世面沒見過，現時被人家捉過來，有什麼臉？才到了這裏，生死還不知道，人家就拿出東西來給咱，誰知道他們是什麼心思？搞的什麼鬼明堂？反正我不要，看你班長怎麼着我吧！』

班長看了王正倔強的樣子，臉上一笑，心裏說：『慢慢地來吧，他還不明白解放軍啊。』當王正睡着的時候，班長將那件襯衣輕輕給他枕到頭下，又將自己的被子，給他蓋在身上。

### 三

王正參加解放軍，有十多天了，總是悶悶不樂。整天價有空就睡，他不和旁人說話，旁人和他說話，他也帶理不理的哼哈哈。班長三番五次的去問他：『王正，你身上不自在嗎？』『生活不慣嗎？』他也不說是，也不說不是。反正王正吃秤錘，鐵了心了，對誰也不尿。

性子急的同志，看見王正這種樣子，實在有點惱火，偷偷地向班長提意見，要開個鬥爭會，鬥爭他一下，班長却勸大家說：『鐵杵磨鏢針，只要工夫深。作工作着急是不行的！王正他才來

到這裏，對咱解放軍不了解，慢慢地就會好了。改造個人，不和捏泥人那樣容易。」

大家對王正不滿意，王正還覺着滿肚子的冤氣呢。他聽指導員講課，說什麼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，『中央軍』是給賣國賊老蔣當砲灰，當解放軍是革命，當『中央軍』是反革命，他聽了這些話，心裏盤算着：『穩！俗語說：當兵當兵，好比朝庭，不吃大米，就是烙餅，當解放軍，一天兩頓小米飯！革命，革命，能頂的好吃的？老子南方人，吃小米，就是不慣麼！』

團長一知道王正吃小米不習慣，已經走了好幾天肚子，於是就和王正說：『王正同志，你的困難，大火房不好解決，咱替你想想辦法，將小米飯再弄軟一些，日子長了，腸胃也就慣了。』

#### 四

王正在『中央軍』裏，當了七年兵，是個老兵了。來到解放軍，還不到一個月，纔是個新兵。按他過去的經驗，新兵在班裏，處處要受老兵的欺侮。他很奇怪，他們班中的老兵，都和他們的班長一樣，說話和和氣氣，不但不欺侮他，反而什麼事都幫助他幹。當排長連長的見了他，也沒有有一點官架子。一天，他感冒了，有點頭痛，正躺在炕上休息，忽聽耳邊有人說話，他睜開眼睛一看，原來他們的營長，正在屋裏和大家閒談。他心裏一跳，霍的站起來，挺直了身子，高喊着：『立正！』營長却讓他趕快躺下，不要起來。並且和他說：『你感冒了，我已經告訴你們



的班長，讓他快點弄藥來給你吃。」

「穿衣吃飯，許多生活上的小事情，從官兵接觸，許多平日的行動裏，王正漸漸地意識到一點：解放軍和當官兒的，和中央軍當官兒的就是不一樣。」

班裏的勤務：站崗放哨，出差送信……輪了好幾回了，還沒攪到王正一回。按他們點名的次序，老兵鄭從發的後面就是他，可是到了他那裏，不是班長支配旁人去做，就是班長自己替了他。最初，王正也樂得這樣，心裏說：「你們做就做吧，老子得空就睡他媽的。八路軍又不是我的久佔之地。你們拿這個向我買好，那你們就買吧！」可是日子長了，有上幾回應該他做了，都沒讓他做。他看班長沒有說什麼，旁的人也沒有說什麼。他對大家帶理不理的，人家對他卻是笑臉滿面，他自己覺著，這樣下去，怪不好受，就向班長問：

「班長！爲什麼班裏的勤務，不讓我做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」

班長說：「那裏話？你才來，不太熟習，大家幫你的忙，是應該的。」說着將王正的肩膀一拍，繼續向他解釋：「王同志，你不要多疑，解放軍對新來的同志，都是這樣。」

王正說：「以後班裏勤務，輪到我的，我都要做！」

「你願意嗎？」班長問。